

頂禮未及也。次至大招寺，朝釋尊聖像，尊者曰：此是真實化身也。命印度畫師，繪釋尊像，繪已，尊者觀之曰：不同。毀之重繪，重繪七次，尊者曰：今仿矣。遂隨身供養，本意寄回印度未遂，後存聶塘。時尊者任歡喜光耀洲（今室已廢），為四方來會之知識，講顯密無量法教。又善慧譯師為首，請講《中觀心論清辨論師自釋》，譯師錄其教授，為廣略二種，呈視瑜伽者。瑜伽者曰：如私教我者（尊者曾專為瑜伽者一人講），未免太深也。

## 第六日 卓錫拉薩轉大法輪

尊者住拉薩，見希有相甚多。復朝遇無量瑜伽母，亦見一大阿羅漢，並謂拉薩是一大尸林，特為修密法之殊勝處。時尊者歡喜幻現（大招寺）心無厭足，日月旋繞，住中修行。

時善慧譯師，記前在桑耶虛空旋繞之事，今特留意觀之，實見尊者虛空旋繞，足不至地。白尊者曰：前桑耶老尼，所見清淨，尊者實於空中旋繞。尊者曰：印度亦作是說。時種敦為首，藏地諸善知識，請問繞佛之教授。尊者曰：諸有為善根，更無餘大於旋繞者。並廣說印度有繞大城得成就；繞寺院得成就；繞觀音聖殿得成就等歷史，廣說旋繞之教授。又旋繞時，忽念云：法王菩薩如何建立此寺，何能得一史記耶（殿是藏王松讚崗薄所建）？見一瘋狂貧婦著一破衣，時現大欲無足，時隨他欲而施，謂尊者曰：願至屏處見告。至屏處已謂

曰：欲得法王建此寺之史耶？尊者知彼是自性瑜伽母，遂觀想頂禮供養，答曰：實所願也。告曰：若爾者可自瓶相柱處，量兩工半有之，莫告他人也。

次尊者欲開取時，彼有一大勢守護藏神，謂尊者曰：若唯於今日抄寫則容取，不爾則不與也。尊者允許，遂取出。是日瑜伽者及種敦等，四人極力抄之，大半完畢，稍未全時因筆墨不便，故字多不清。是書交瑜伽者收存，今第五世達賴喇嘛所著之《大招志》，即依據於此書也。又一晨，尊者謂瑜伽者曰：有一瑜伽母行也。白云：何故得知？曰：諸天於虛空來迎。請曰：瑜伽母為誰？曰：時哭時笑之貧婦是。瑜伽者急往觀之，彼人已去矣。尊者住拉薩一冬，次歲菩提本請赴耶跋。時菩提本為首，有七知識，廣請密法。

次有漾尊阿廓跋，承事供養，請求教授，尊者曰：善男子，汝壽量短促，所知繁多（所知，猶云法）汝可修也，修能多知，聞僅少解云云。又有一尼，承事尊者，是日去世。尊者告瑜伽者曰：彼尼已死。白曰：昨日尚來供養，今日豈死耶？尊者曰：死已生天，今來謝恩供養也。

爾時種敦，往覓供具，得財甚多，供養尊者，純金一百八兩（以九錢為一兩計）馬二十一為首，一切供物亦共計百八數。尊者自來藏地，一日之供養，未越於此者。爾時種敦請問尊者之功德，記錄成傳，並造頌文讚之。尊者曰：我豈唯爾許德耶？遂自略述苦行求法，專

一修行等事。教曰：汝等不勞難行，而得深法，有大利益，當善行之。又略說薩陀波崙、法上菩薩、善財童子等事迹，謂曰：諸承事師長者，師長雖無所欲，然有大因緣也。（圓滿自己之資糧故）。

次迦瓦釋迦自在，請尊者赴楞跋（地名）住一月。時住彼講時，尊者忽下座，種請曰：何事？尊者口念「南無佛陀耶，南無達摩耶，南無僧迦耶」，謂種曰：近事，有一極大之「非人」在此，須降伏也！爾時有「非人」名診迦，欲害尊者未遂，尊者修《馬頭明王法》，降伏之。次回耶跋。後受楞跋所請赴聶塘。時藏地諸大人，悉至聶塘請法，斷諸疑惑，一切居家住於齋戒，一切密土住三昧耶。總之，將一切道俗悉安立於三歸，時稱尊者為「三歸依者」。（尊者昔稱「菩提心者」，次至哦日廣說業果法類稱「業果者」，今稱「歸依敦」。其法派曰「迦當」者，是後時之稱也。）

爾時又有漾那穹敦等四善知識，請講宗派，時尊者略述根本數語，告曰：彼皆是分別，於此短壽，分別數之不盡，當攝集心要也。請曰：心要如何攝？曰：當以悲心，徧於五趣一切有情，不忍其苦故當發菩提心；為成辦彼故當圓滿二種資糧；從彼所生善根，當回向共同一切有情；次當修內外一切法，如夢如幻，當如是攝一切心要也。爾時有名寶師者，請問尊者，不加修行成佛之方便。尊者曰：我亦願也，然不圓滿二種資糧之佛非我所知。時藏地知

識欲請教授，漾那穹曰：任請何法，尊者唯教修菩提心而已。尊者聞知曰：漾那穹，實爾，印度亦有一如汝之歡喜教授，不歡喜修者，彼亦不信菩提心云云。

又種敦將自己所了解月稱派正義，啟白尊者，尊者向東方合掌曰：現在印度東方唯持此見，藏地有如汝之大有情，福實不薄，我無須來藏也。說已並傳教授（「教授」時至方傳，尊者之見為月稱派，至此始明）。忽於一日，尊者問種曰：汝云有花本冬日亦開花，今花何在耶？種敦遂請尊者至平原暖處，取小花草以應前言。尊者喜曰：汝可為方便之極，僅不成妄語耳。爾時廣說供花之福德，然有毒之花不得供養三寶。又說地嚴花，是青蓮之類，唯以風大不能開放。尊者又曰：汝既如是愛花，當加持此地令花開放也。（以尊者加持力故，聶塘之花，多非餘處所有。）。

又一日尊者曰：我今日不與人會，莫放人來。是日有一人謂是印度送供者，收其供物，時彼之背中，忽出一鐵爪，直趣尊者，握尊者之背壁，未能傷害。尊者謂此係印度外道，恐尊者宏揚藏地佛法故作留難，然未能果也。又一日有印度二小乘苾芻，具十二種杜多功德，來參尊者，請問法義。尊者為講「補特伽羅無我」時聽受，為講「法無我」時，彼二人急覆耳白曰：阿底峽莫說！恐怖！恐怖！尊者嘆曰：未能集聚殊勝資糧，不堪學「真空」之義，但以護戒清淨無所至也（證小乘果亦須通達「法空」，是月稱派之深義，《菩提道次論》中廣

說)。次尊者印度之弟子等遣使送供者至，尊者問印度有何希奇新事？彼云：餘無所聞，有一瑜伽者於大城建一小室，修十二年得大成就，現在化身無量，依慈悲而說法。又有一瑜伽母供五曼陀羅，從曼陀羅出生蓮花，花開七日不萎云。

爾時格喜阿蘭若者，住仰迦摩修法，忽於一夜發大聲音，聲後見一大蝎，自下而螫，急祈禱於尊者，蝎忽不見。次早尊者至問曰：夜來何故呼我？俱白上事，尊者遂將守護瑜伽行者，不動明王之教授，盡傳於阿蘭若者（此後傳法譯經等事甚繁從略不錄）。次戒勝譯師請假專修，翻譯等事，以種敦代之。三月後有絨敦格瓦等諸善知識請顯密諸法，種敦即函請譯師來共譯之。是講《集菩薩學論》、《集經論》、《入行論》、《道炬論》等。次譯師請上中下三根等法，尊者曰：彼等諸法汝自善巧。遂未更傳。此後住藏中七年五月，未講經論，設有說法，皆以歌詞代之。

依顯教者，有《法界歌》、《出離流轉歌》、《六樂歌》、《菩提心歌》等。夜分多於空行母之會中依密乘深義為歌，有《見金剛歌》、《行金剛歌》、《修金剛歌》、《金剛法歌》等，譯師蒙許譯之。次譯師仍請假專修。時尊者稍現病現，供養本尊，本尊現身，病患悉愈。總之，尊者住聶塘時，本尊現身不可數計，曾於一月十五夜，三世諸佛菩薩現身，自是以往，每夜初分，必現無缺。又於一夜夢中聞有婦女莊嚴之聲，尊者念云：此不可視，遂閉目不視。彼

曰：是汝母親，汝亦不視耶？尊者曰：我母不在此。告曰：母親度母亦不視耶？尊者忽醒，見聖度母住虛空中，以種種珍寶莊嚴其身。

又一日瑜伽者進食時，見尊者仰面虛空，口呼彌勒！彌勒！未能奉食而退。次進時見尊者如前而退。時格喜種敦曰：阿梅莫使尊者飯冷，尊者見慈氏身，我等未能見也。次食將至冷時，尊者告曰：持我食來。請問前緣，尊者曰：今日，文殊及慈尊，來虛空中，議論大乘法義，金剛手防護魔難，諸天子記錄，今須畫彼圖也。尊者自定墨範，次鈎召東印度之大善巧者來繪色彩，此像後存聶塘。爾時尊者曰：諸佛之身悉是金色。請曰：若爾何故各別耶？曰：為調伏彼彼有情，所現各別也。

阿底峽尊者傳卷四終